

# 坠落纪元史

那天，人们抬起头，看到的不再是无边的黑暗，而是久违的星空。人们为之欢欣雀跃、并且展翅翱翔。——《坠落纪元史》

在广阔的平原上，两根高大的圆柱体直插云霄，它们有着数百公里的直径、虽然巨大无比，但看起来却十分光滑，表面甚至没有一点粗糙。

「你们是天使吗？」著名的世界旅行家李泽越先生坐在柱山之下，惊奇地看着盘旋在空中的人们。

这些人的面容和人类无异，但他们的身体趋近于扁平、身上长着漂亮的羽毛，手臂已经化为巨大的翅膀，双脚则进化的像手一样灵活。李泽越姑且将他们称作「翼人」。

「不，我们是人类，或者说，我们两千多年前的祖先曾经是人类。」一个年长的翼人落到李泽越身边，对他轻声讲述道。

翼人的年纪很容易判断，年轻人的羽毛颜色十分鲜艳并且富有光泽，年长者则相对灰暗和单一。

「人类竟会进化出翅膀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是专门记录各种奇妙世界的旅行家，请对我说说看。」李泽越深感兴趣地说。

「当然，这就是我们找到你的理由。我们的身体已经进化得不适合书写了，所以需要你来记录我们的历史。」翼人说道。

「我无意冒犯，但你们的智慧程度似乎很高，无论如何也能找到记录的方法吧？」李泽越好奇地问道。

「这是有原因的，请听我从头讲述。」翼人说着，清了清嗓子，而李泽越也拿出设备开始记录。

「大概一千年前，我们的天空突然变成了白色，没有阳光，也没有星星。天空的异象是全球性的，人们急忙派出各种飞行器去探测，但无一例外在 500 千米左右的位置被电弧击落。」翼人讲述道。

「也许是其他文明的入侵？但如果只是掠夺某种资源，似乎不需要做到那种程度。」李泽越若有所思地说。

「没错，那个文明很快发话了。」翼人说。

「超级文明直接和你们对话？」李泽越惊讶地说。

「没错，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。」翼人转了转眼珠，似乎在吃力地回忆。

「喂喂？004，这麦有杂音，能不能再调一下？」就在人们对天空的异象胡乱猜测时，天空突然传来一个中性的声音。这个声

音全世界所有人都能清楚地听到。理论上来说，发出这么大的声音会产生巨大的音浪，甚至足以引发海啸、地震，但是事实却没有。而且每个人听到的内容都是自己熟知的母语，这个谜题是直到今天都不得其解的。

就在人们惶恐万分时，声音继续说道：

「什么？已经开始直播了？！咋不早告诉我！咳咳，此条仅地球人可见：我是知牌机器人总管，今天来这儿是为了验证一个问题，请各位辛苦一下，就这样。」

声音说完，地球上所有人忽然感到一阵眩晕，

睁开眼睛时，他们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广场，广场的中心是一个直径数百公里的巨大空洞，所有人类都挤在洞的周围。当然，洞的直径是后来推测出来的，当时的人们只知道自己站在悬崖边上，身后看似是无限延伸的地平线，但走到一定距离就会被看不见的墙壁挡住，而天空，仍然是劣质贴图般死气沉沉的白色。

洞的内壁发出乳白色的荧光，可以起到一定的照明效果。有胆子大的人好奇地探头进去，但视力再好的人，也无法看到尽头。

「请大家配合一下，都从悬崖边跳下去，大人们想知道你们会不会进化出翅膀。请大家动作快些，地板上待会儿会通电，把剩下的人杀死。」中性的声音发话道。

「开什么玩笑！跳下去还不是一死？」有人愤愤地说。

「就是，要不然犹太人早就进化的百毒不侵了。」有人附和道。

「跳下去倒是会长翅膀哩，还附赠一个光圈呢！」有人调侃道。虽然这个说法很好笑，但在这个时候，没有人笑得出来。

「跟他拼了！」有人愤怒地说。

但人们连对方的影子都看不到，就算拼命，又该去找谁呢？

「请大家冷静一下，跳下去并不代表必死。大人们当然清楚人类不会突然长出翅膀，所以坠落的时间是足够长的。」中性的声音解释道。

「就算这个洞够深，我们也会渴死、饿死啊！」有人抗议道。

「我们有特殊的方式为大家提供基本的营养。好了，大人们已经不耐烦了，我现在给地板通电，电压每刻钟增加 5V，请大家务必在被电流致死前跳下去，否则大人们会指责我工作不细致的。我也只是个打工的，大家互相谅解一下吧。」中性的声音说完，地面上便开始冒出噼里啪啦的火花，虽然这种程度的电流几乎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影响，但心理的恐惧已经开始在人群中蔓延。

有人把衣服丢下去，但衣服仿佛沉入大海的钢针，没有发出一点声响，也看不到一丝痕迹。

有人号召大家脱掉衣服，结成绳子顺下去检查洞的长度，一口气放了几百米的绳子，但还是没到尽头。有几个志愿者腰上绑

着绳子让人拉着下去探路，但无论人们把志愿者往下放多远，他们看到的还是发出乳白色荧光的外壁，和看不到尽头的深渊。

终于，有个声称本来就准备自杀的人跳了下去，和被丢下去的衣服一样，跳下去的人很快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。

人们非常钦佩他的牺牲，但很快又发现这牺牲毫无价值，因为跳下去的人无法给上面的人传达任何信息。这一现象后来被成为【地狱难题】，即人类永远无法知晓死后是否有地狱，因为一旦掌握到这一信息，自身就必须处在无法回传信息的境地。跳下去的人和悬崖边的人此时便是这样的关系，只不过现在的情景更加荒诞并且更加迫切。

电流开始到了使人坐立不安的程度，中性的声音也没有再次响起。无路可退的人们终究还是如同赴死的旅鼠般大批大批地跳了下去。

有些人坚持留在地面上，不知是怀着最后一丝希望，还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命运的抗争。

这些人的命运，我们无从知晓。

坠落的紧张感让许多患有心脏病的人当场病发身亡，死人无法调整自己的姿势，只能以重心向下的方式自然坠落，所以他们下落的速度更快些，逐渐落到了人潮的下方。

十秒、二十秒，一分钟，一小时，头顶和脚底都已经变得漆黑，但人们还是没有落到尽头。

坠落的恐惧源于死亡，当死亡迟迟没有到来时，一些心理素质强大的人开始冷静下来。

「大家听我说，在空中调整姿势，尽量扩大自己的横截面就能让下落的速度更慢，这样也会舒服一些！」虽然风很大，但一个跳伞爱好者还是努力向别人传递自己的经验。

靠着口口相传，一部分人掌握了减缓下落速度的技巧。这些人浮在相对更高的位置，下面的人很容易就能看到他们的姿势，并且有样学样。就这样，下落后的第一天，全人类就掌握了在高速坠落下更舒适的姿势。

而由于洞中有气体的存在，加速度似乎也到达了一个极限。虽然仍然很不舒服，但已经勉强可以接受。

翼人说道。

「有趣，这等同于在失重的环境下生活。」李泽越饶有趣味地插嘴道。

这时，上方突然掉下了许多类似羽毛球状的白色物体。这种结构让它们下落的速度比人更快。面对未知的事物，人们的第一反应自然是躲避。但也有人不幸撞上，被撞的人很快发现，这种巴掌大的「羽毛球」发出淡淡的芳香。即使在这种处境下，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有胃口，但掉下去的人有七十亿，总有一部分是用胃思考的。有人尝了尝「羽毛球」的味道，发现它们富含水分、松软可口，甘甜无比，嚼起来口感有些类似蘑菇，但却没有蘑菇的土腥味儿。这种东西是我们的唯一食物来源，被我们称为「吗那」。

饮食的问题解决了，但人们很快遇到了第一个难题，那就是休息。虽然以彼此为参照物时观感几乎是静止的，但下方的风压很大，让人们几乎无法入睡。

很多人不约而同想到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一部分人通过改变重心，主动在下方承担缓冲垫的功能，让位于上层的人先休息一段时间，然后再进行轮换。这种想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，但执行起来却很困难。因为人类已经失去了自身和随身衣物以外一切的资源，这也是我们无法进行记录的原因。总之，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，组织和协调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灵活地改变重心和保持平衡是需要强大的身体素质的，所以协调性好的人便等同于占据了绝对的优势，一些人强迫弱者为自己充当睡眠时的屏障，而弱者自然会反抗，在这场混乱的战争后。人类建立了初步的秩序，也创立了第一部坠落纪元的宪法：《睡眠法案》。

因为无法记录，所以法案的内容事实上是口口相传的，传递的过程难免有些误差存在，但轮流承担责任、以及适当保护弱者的基本精神是不变的。

虽然法案让人们得以休息，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因为无法适应而死去了。在粗略的统计中，因为不适应坠落环境下的睡眠而死的人，占总人口的 90% 以上。

翼人讲述道。

「这可真是惨烈，简直就是一场大灭绝。」李泽越感慨道。

「没错，但活下来的基本都是心理和生理都十分强大的人，这也有利于后面的进化。而且由于在坠落当中，所以尸体不会腐烂，而是会风干。人们专门派一些人以自由落体的姿势先下到底层以收集尸体，用衣服将他们连接起来，形成了一张大网。这张网可以收集吗那，也可以让剩下的人更好地睡眠。」翼人继续说。

「文明的韧性可真是伟大，不过这样做也会有道义上的不适吧？」李泽越感慨道。

「当时的人们认为，因为吗那的存在，不用吃同类的尸体而活下去已经是最大的幸运了，所以反对的声音倒也不多。吃和睡的问题解决了，社会的秩序也开始建立。强壮且协调性好的男人显然更受女人的欢迎，所以更加适应坠落纪元的婴儿逐渐出生了，在初期，婴儿死亡率很高。所以人们又推出了坠落纪元的第二个法案：《新生儿保护法》，倾注大量的资源给婴儿以及他的母亲——因为婴儿不能直接食用吗那，所以母乳变成了唯一的食物。一个母亲，只要能持续提供母乳，就会有专人为她收集吗那，并且得到悉心的照料。」翼人说道。

「在无限的坠落中恋爱，想想也挺浪漫的。」李泽越不禁开始想象那个场景。

「没错，当时流传着很多诗歌，但因为没有记载的手段，几乎都失传了。」翼人说。

「但你们的历史是怎么传下来的呢？我听你讲述得好像很清楚。」李泽越质疑道。



「这就涉及到第三个法案了。在确保能够繁衍后代后，人类便开始考虑如何记录历史。最终敲定的方案是分段记忆法，每一段历史由专门的一批史官记忆，这样万一其中某个人记错了，也能通过和其他人的对照更正。虽然原始，但坠落纪元的历史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。分出一定的社会资源来记录历史，这边是坠落纪元的第三法案：《历史记忆法》」翼人说道。

「但你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时间又是怎么计算的呢？」李泽越大感兴趣的问。

「当时有些人的手里还有手表，但考虑到将来，人们还是决定开发新的计时方式。开始人们试图用衣服连接两人，然后一人保持平衡，一人自由落体。直到两人的距离拉开到把中间的衣服绷直，便作为一个时间单位。但由于衣服也会风化，这个方案被否决了。人们最终还是通过史官的平均体毛增长速度来计时。顺带一提，由于风大，人们在进化中逐渐变得体毛浓密起来，并且最终进化成现在的羽毛。」翼人说道。

「等等，我好像发现了一个漏洞，你们坠落了很多代人，这个时间无疑是相当漫长的。我虽然不是很懂物理学，但也知道世界上不存在那么深的洞。原因很简单，如果有可以容纳这种长度洞穴的星球，那么它早就被自己的重量压垮了。」李泽越质疑道。

「我们中的一些物理学家也发出了这样的质疑，但事实摆在面前，不由得人们不相信。因为当时没有别的事情，所以这个问题引起了空前规模的讨论。当时人们普遍认同两种观点：一是风洞说，这种说法认为我们实际上没有下落，只是在一个巨大

的风洞中。这一学说有它的根据，因为这种速度的坠落中，井壁应该是十分危险的，但事实却是我们可以毫无危险地触碰井壁，甚至感受不到任何摩擦，就好像它真的是静止的一样。所以我们根据风洞假说，用珍贵的衣服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降落伞，如果真的是风洞，那么降落伞一定会让乘坐他的人很快被吹到地面，并且可以通过自由落体回来告诉我们这一事实。我们的物理学家甚至在没有演算纸的恶劣条件下，计算出我们距离地面的深度和到达地面所需的时间。

这一度燃起了人们的希望，但是，那些先驱者没有一个人能够回来。随着深度的不断增加和衣物的风化，这种尝试已经变得不再可能。」翼人说道。

「但的确是种伟大的尝试，第二种猜想呢？」李泽越兴致勃勃的记录道。

「第二种说法认为，我们处在一个无限循环的管道中，就是类似克莱因瓶的封闭四维结构。」翼人继续讲述道。

「可是，你们既然已经进化到这个程度，证明坠落的时间绝不仅仅是几代人而已。那么按照循环的理论，最初掉下去的尸体和东西应该会在某一天出现在你们的头顶。除非这个克莱因瓶足够大。但哪怕是更高的维度中，宇宙的基本规则也应该是生效的，这个克莱因瓶本身也应该坍缩成黑洞才对。」李泽越再次提出了质疑。

「没错，所以说这也只是个猜想，两个学说各有各的漏洞，都需要大量的补丁才能自圆其说。但在缺乏实验证明的情况下，它们永远都只能是假说。

后来，在一代一代的繁衍中，更适应在坠落中生活的人类留下了他们的基因，人类的腿部由于不需要承担身体的重量而逐渐变短、并且变得灵活。身体的横截面也越来越大。直到进化出了类似飞鼠的大面积皮肤。这一进化彻底打破了风洞假说，因为这时的人类自身就相当于一个降落伞，如果真的处在风洞中，那么人类应该是迅速上升的。但以吗那为参照物，人类发现自己仍然在不断的坠落中。

风洞假说破产后，社会上开始蔓延落到底部后摔死的忧虑。政府也没有方法对这一论调证伪，所以干脆派了一部分人在较低的位置轮流充当哨兵，一旦看到底部，哨兵会第一时间叫醒上方的人，让他们有时间展开皮肤，及时减速。」翼人继续说道。

「听到这里，我已经不难相信长出翅膀的人类了。」李泽越点头道。

「其实我们还经历了几次变革、战争，但因为史官只能记录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大多都没有流传下来。总之，人们进化出翅膀以后，我们终于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上行，而不是仅仅减缓坠落的速度。探索世界的野心重新开始膨胀，我们利用接力的方式，先是让大量的人类手拉手构成一个巨大的平面，如此巨大的体积已经让下坠的速度变得很慢。然后剩下的人在此基础上努力向上飞行，然后在更高的地方建立第二个平台，底下的人再飞上去，在新的平台上休息片刻，然后再飞上去，建立更高的平台。这一行动被称为『阶梯计划』，虽然每迈出一大步都辛苦无比，但人类最终还是做到了。我们飞出了管道，回到了先祖们生活过的世界。」翼人说。

「做到了什么？这种方式的效率应该很低才对，你们坠落了两千多年，应该已经下落到相当惊人的深度才对，怎么可能短时间内用这种方法飞上去？」李泽越难以置信地说。

「这就是最令人惊奇的地方了，这个让我们坠落了两千年的管道，只有大约两百公里的高度。」翼人叹息道。

「这不可能！小学生都算的出来，从两百公里的高度掉下来根本用不了多久。」李泽越摇着头说。

「请允许我更正一下，我们并不是在一个管道中坠落了两千年，而是两个。每当我们从一个管道的顶端坠落到底部，另一个管道的顶端就会接过来，周而复始。而大多数人类都在一个管道时，另一个管道就会进行清理，把尸体、杂物、以及乘坐降落伞上去的勇士们清理掉，将他们的物质转化为吗那。这两根管道，就是如你所见的两座柱山。」翼人说道。

「这太荒谬了，您是说，有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日夜盯着这两根管道，当你们掉到底下，他就把这根管子拿起来，再把空着的接上去。这就和左脚踩右脚上天一样荒谬至极！」李泽越看了看身后的柱子，不禁大声反对道。

「您很聪明，也有物理学的常识。那么您应该知道，时空和物质的关系吧？」翼人说。

「时间和空间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，时间、空间和物质世界是融为一体的。这是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所构成的现代物理学证明的，起码目前，这个说法是成立的。」李泽越像背书一样说道。

「没错，但这建立在相对时空的基础上，如果时空是绝对的，想象一下会发生什么？」翼人笑着说。

「绝对的时空？您是说...」

「你摸摸身后的柱子，它光滑吗？」翼人忽然转移了话题。

「是很光滑，但这和绝对时空有什么关系呢？」李泽越有些摸不着头脑地说。

「这两根柱子，是刚体。他们内部的时空是绝对意义上的时空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管道内部便是一个拥有独立规则的宇宙。所以无论管道挪开、滚动甚至颠倒，我们受到的惯性和势能都不会有任何变化。虽然难以相信，但这对做这个实验的超级文明而言，似乎是最节约资源的手段。」翼人说道。

「这真是不可思议。」李泽越感慨道。

「的确不可思议，就算再离谱的小说家，恐怕也不会描写一个在坠落中延续千年的荒诞文明，但这的确确实发生了。好了，我的话就讲到这里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参加空中的宴会了。」翼人说着，张开巨大的翅膀，如同一只巨鸟般飞了起来。

李泽越仰头看着那壮观的场景，忽然晴朗的天空落下了无数晶莹的水滴。那是翼人们激动的泪水，即使跨越两千年的时光，即使双臂已化为翅膀，人们仍然保留着眼泪、保留着仰望星空的梦想。

那天，人们抬起头，看到的不再是无边的黑暗，而是久违的星空。人们为之欢欣雀跃、并且展翅翱翔。

□ 唐一